



李太白文集卷之二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濟魯川較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閑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一作蹉跎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
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

秋旻我志在刪述垂

繆木作重

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

筆於獲麟

鄭玄毛詩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顏師古漢書註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

國韻會榛木叢生貌班固荅賓戲于是七雄虎鬪分

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陶潛詩

漂流逮狂秦昭明太子文選序楚人屈原含忠履潔

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

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

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

記推而大之至于無垠無垠謂無畔岸也建安漢末

年號于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作焉詩體一變世

謂之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每變下逮梁陳隋氏靡

麗極矣世總謂之六朝體憲章謂詩之法度聖代謂

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玄詩我

皇敘群才謝朓詩惟昔休明十載朝雲陛王彪之

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鱗王珪詩高祖起豐沛乘運以

躍鱗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爾雅秋為旻天李巡註

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弘明集妙會與春
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其朗梁簡文帝採蓮曲于春誰
與樂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杜預左
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
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
固所以爲終也○楊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章詩
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
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
復能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于戈相侵以迄于秦中
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軒翥詩人之未奮
飛詞家之前司馬揚雄激揚其頽波疏導其下流使
遂闕肆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
夸尚綺靡摘章繡句競爲新奇雄健之氣由此萎爾
至于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益
以自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
然非由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
白自嘆吾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
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唐仲言詩解引孔子
吾衰之說更非徐昌穀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
不足珍以上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

第二句意其說極為明子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本事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自明其素志歟○榛音近神垠音銀綺音起旻音民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蟬螻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巖威

沉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蜍高誘註蟾蜍蝦蟇也又

說林訓月照天下蝕于詹諸高誘註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沈約詩含吐瑤臺月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

已朝疑沈佺期詩王流含吹動金魄度雲來魄月體
黑暗處朔日之月謂之死魄望日之月謂之生魄金
魄者是言滿月之影光明燦爛有似乎金故曰金魄
也毛詩正義蝓蝓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春秋潛潭
巴虹出日旁后妃陰脅主後漢書凡日旁氣色白而
純者名爲虹琦按蝓蝓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蝓
蝓見西方日在西則蝓蝓見東方與日旁白色之氣
均有虹之名而實則判然二物也太白以日旁之虹
呼爲蝓蝓不無混稱晉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
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
居也主命主度也鄭康成禮記註大明日也廣韻夷
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初學記日月謂之兩曜漢
書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
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
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
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
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詛大逆無道相連
及誅者三百餘人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
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楚
辭桂蠹不知所淹畱漢書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花不

實黃雀巢其顛潘岳西征賦弛秋霜之嚴威劉峻廣
 絕交論尹班陶陶于永夕○新唐書玄宗皇后王氏
 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帝為臨淄王
 聘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
 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
 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死后
 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
 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后有子與則天比開元
 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
 不祐花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
 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誣作翠羽帳賦諷
 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此詩蓋詠其事
 也蕭士贇曰王后事與漢武陳后事極相類二后雖
 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
 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
 王后之廢王誣亦作翠羽帳賦先後一致大白引此
 為證最為切當桂蠹不實是采廢后制中語唐仲言
 曰蟾蜍蝕月比武妃逼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后已廢
 而憂死也螭螭借日之光以成形令入紫微而日反
 為所蔽比武妃既得幸而蠱惑帝心至于荒亂也苟

日月俱爲陰邪所傷而蒼生無以仰照則萬象皆昏
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以
嫉妒幾絕皇嗣實有可廢之條今王后撫下有恩明
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陳后比矣所謂昔
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無子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
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寵分則不能有子奈何
遽以天霜之威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官闈我
因念及此事爲之感嘆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
明皇卒以太真亂國太白可謂知幾矣琦按舊唐書
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蝕旣巳卯廢皇后王氏
爲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蝕爲喻是雖比而實賦也

其三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

蕭本作飛

劒決浮雲諸侯盡

西來明斷自天啟

一作雄圖發英斷

大畧駕群才收兵鑄金

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

萬起士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一作人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鬢

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

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

都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章懷太子註龍興虎視喻

盛強也莊子天子之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為所虜而西

入於秦也左傳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杜預註啟開也

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畧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宮廷中水經註潼關歷北出東滄通謂之函谷關

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容軌號曰天

險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

谷為守禦之要樞啟閉甚嚴六國已滅天下一作一統無

事守禦函谷可以常開矣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

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又云二十八
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畱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
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太
平御覽伏滔地記曰琅邪東南十里有琅邪山卽古
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畱三月
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高五
里下周二十五里山上壘石爲臺石形爲磚長八尺
廣四尺厚八寸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厰二百
餘步刊石立碑紀秦功德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
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石槲又云三十一年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
之藥又云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
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
人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
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
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
上禱祠備謹而在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
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

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木
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巨鱗插雲鬢鬣刺天顛骨成
岳流膏爲淵史記葬始皇鄒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鄒
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
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正義曰顏師
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韓非子死者始死而血已
血而衄已衄而
灰已灰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

蕭本作手望

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回輪尚恐舟液遲志願不
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

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

太平御覽春秋後語云宋玉曰鳳凰上擊

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

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

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啣書遊文王之都書

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

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以就橫

絕四海顏師古註絕謂飛而直度也蕭士贇曰道家

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鑊中以

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

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

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徐禎卿曰落脫也謝

也一統志清溪在池州府源出洩溪山與石人嶺水

合北流匯爲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

清溪口入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沈約

詩若蒙羽駕逆得奉金書召桓驩西王母傳王母所

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

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

非殿車羽輪不可到也楊齊賢曰羽駕言乘鸞駕鶴

飈車言御風乘雲漢武內傳其次藥有九丹金液子
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
列子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楚詞
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王逸註韓衆仙人
也抱朴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
言皆誦之冬恒不寒○鉛音延飈音標液音亦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

一作千春

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

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啟玉齒

一作忽自哂

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

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

水經註太白山在武功縣

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

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逸與世相絕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曹植飛龍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范甯註粲然盛笑貌郭璞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李善註啟齒笑也吳越春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蒼然忿遽貌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形影相弔五情愧根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昔別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蟣虱生虎鶻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代馬代地所產之馬曹植詩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張

協詩土風安所習由來有故然徐禎卿曰代北越南
鳥獸各有所戀以比去家就戍非人之情也山西通
志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雙闕陡絕雁欲過者
必由此徑故名一名雁門塞倚山立闕謂之雁門關
山西之闕凡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
雁門爲最趙李牧漢郅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
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籍地險也班固燕然山
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章懷太子註匈奴
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梁書烏塞同文胡
天共軌淮南子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
息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縈以青系爲緄
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五官左右虎黃羽林五中
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黃將虎文
袴白虎文劔佩刀虎黃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
歲獻織成虎文衣鶡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
越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太白所謂蟣虱生虎鶡
者蓋謂其生於虎衣鶡冠之上猶之甲冑生蟣虱也
周禮通帛爲旃析羽爲旌鄭康成註通帛謂大赤從
周正色無飾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上所謂注旄於
干首也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元狩四年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引兵出東道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詩以飛將軍剪截作飛將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並以將軍為將小學緝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

舉首

蕭本作手

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一作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

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一作我欲一問之

去對博坐蓬瀛又舉首遠望之一一作我欲一問之

凌經歷也楚辭九嘆譬若王儵之乘雲兮載赤霄而

凌太清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張銖註碧雲青雲也史

記李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於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贊

曰白玉童言童之顏如玉之白也陳子昂詩馳驅翠

虬駕伊鬱紫鸞笙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回

風謂之飄風釋名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飡音餐

其八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題作感寓與諸本不同

咸陽二三月官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咸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

枝玉劔誰家子西秦豪俠兒

馳意氣人所仰一作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